

## 九曲橋下夜泛舟

姚 船



一輪明月，把光的碎片撒在湖面。微風中，波光灑灑。一隻小船，

載着幾個青葱少年，在中山公園的九曲橋下悠遊。微划槳，湖光散入漣漪，搖落星星滿舟。連同朦朧的理想，潔白無瑕的友情，深深刻印在少年的腦海中……

半個多世紀前那一幕，我至今記憶猶新。

九曲橋，是故鄉城市留在我心目中一張亮麗明信片。讀小學時候，每聽老師說要帶我們去中山公園遊玩，十分興奮。公園四面環水，一條橢圓形的小溪像吊環般把它圍住，掛在寬闊的韓江上。兩座橋橫跨溪流，把中山公園與大馬路連在一起。

公園很大，正門矗立着高大的牌樓，上面刻有「中山公園」四個大字，背面則有孫中山先生筆跡的另四個大字：「天下為公」。公園裏樹木、花草繁茂，還有一個湖，湖上挺立着壯觀的九曲橋。九曲橋水泥建築，十分堅固，曲徑向陽，在第五曲處有個橋角騰飛的大亭，兩旁各有一個略小的。綠色琉璃瓦和紅色橋欄，在陽光照射下特別顯眼。藍天綠水，橋身與倒影互相輝映，令人心醉。

到了中學，學校剛好與中山公園一水之隔。我們不僅可以常去裏面玩，有時上體育課，老師還叫大家排好隊到公園，沿着堤圍跑步。不時能望見喜愛的九曲橋，腳下的步伐似乎更堅實有力。我們一群在班裏年齡較小的同學，常約好周末到中山公園去，爬爬山、踢足球，累了就到九曲橋上的亭裏休息，看湖面上小艇游弋，看海鷗在半空飛翔。就這樣，課堂結下的同窗情誼，無形中更增添一層純樸友情。

大家坦誠相對，毫無隔閡。讀書學習、課外活動，都融為一體。也許，正是在這種樸實、溫馨的氛圍中，令我這個遠離家人的少年人從不感到孤單寂寞。

記得有一次，參加班際足球比

賽，扭傷了腳。起初不覺得怎樣，晚上還到一個同學家裏，加工兩人合作的木製起重機模型，準備參加學校舉辦的展覽。等到要離開時，才發覺右腳腫得通紅。

那時不要說汽車，一般家庭連自行車也沒有。我勉強挪步，腳一踩地痛得直咬牙。同學見狀，執意要攙扶我回去。我堅決不依。後來，他拔出掃帚的把子，讓我當拐杖用。

昏黃的路燈下，行人稀少。那一段平時只需十五分鐘的路，我一拐一拐用了半個多鐘頭。雖然很累，但心裏沒有一絲痛苦和抱怨，小小木棒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力量。第二天上課前，幾個同學聯袂到宿舍來，幾乎是把我抬到教室，等下了課又扶到校醫室敷藥……那情那景，每每與國內舊同學通電話憶起，大洋兩岸都會同時發出呵呵、哈哈歡快的笑聲。

初中畢業，不少同學約好填同一志願。統考完了，等待放榜的日子最焦心。那天晚上，幾個同學約好一起去中山公園湖邊照相館照張相。不巧，照相館關門了。緊鄰的遊艇處卻開放。不知誰提議，租船遊一遊吧。大家遂湊錢拿漿下水。

月色澄明，空氣清涼。岸上點點燈光，水面光影搖曳。小船在九曲橋的倒影中輕輕滑動，多美妙的夜晚！沒有多少言語，在這萬籟無聲的時刻，濃濃的友情浸潤在璀璨的夜色中。

放榜了，我們班幾乎一半被錄取進原校的高中部。幾個要好的同學又在一起度過了三年親密無間的校園生活……

一晃五、六十年。大家從天真少年變成耄耋老者。歲月在臉上刻下深深淺淺的溝壑，皺紋織成的網完全遮住了往昔青春煥發的臉龐，卻未能蓋住心中那份珍貴的友誼。

美麗的九曲橋，不但見證了我們那段難以忘懷的青葱歲月，還時時警醒我這個海外游子，人生的路，曲曲折折，絕非坦途，不管何時何地，都要勇敢堅定地走下去。啊，故鄉的九曲橋！



自由談

好友之間聚會，吃飯飯分手，有時為誰做東出錢，爭來爭去。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我們退休後聚會，採取輪流做東方式，不過有時忘記上次是誰做的東，這次該輪到誰做東，我這個聯繫人就難辦了。最近，我們就遇到一個吃飯誰做東的問題。

我們有一對會多年同事的老夫婦，她家的女兒在多倫多，我們家的女兒也在多倫多，而且兩個女兒也是好朋友。兩個女兒都決定回北京，和爸媽一起過年。我們家的女兒先回來了，他們家的女兒即將回來。兩家不約而同，都計劃聚會一次，六個人在一起，好好團聚一下。

為聚會，他家的老媽打電話來，提出聚會日期，並說他們做東，一起吃飯。老伴兒接電話說，那可不成，上次兩家聚會就是你們做

## 也說AA制

延 靜

的東，這次無論如何該我們做東了。聚會日期很快定了下來，但吃飯誰做東各不相讓，一時難定。沒過兩天，他們家女兒回來了，帶來了多倫多的解決辦法。他家老媽又來電話說，吃飯誰做東不要爭了，女兒回來了，選了一家自助餐廳，實行AA制，怎麼樣？老伴兒當即說，完全同意，很好。

AA制在西方甚為流行，改革開放後也傳到了中國，但還很不普遍。其根源是，東西方理念不同。在中國，傳統的理念是，出錢請客，是對對方的尊重，也是一種誠意的表示。所以如果事先沒有商量，飯後誰做東出錢，往往爭得很厲害。而在西方，沒把問題看得那麼嚴重。

去年夏天，我們去多倫多，一次外出遊玩在一個餐廳就餐，無意中看到，不遠處兩個年輕男人，似是好友，邊吃邊聊，甚為歡暢，但飯後各交各的餐費。我們的外孫女在多倫多上大學期間，與同學聚會，也是各自支付餐費。

甚至一家人出去吃飯，有的也實行AA制，各自付款，他們並不感到尷尬，而是習以為常。

其實，請客吃飯，自助餐更為適宜。胡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吃飯更是這樣。自助餐便於各取所需，各取所愛，而中國式桌餐就難做到，即使要一大桌菜，不對客人胃口，也是白費。幾次去多倫多看到，更多的餐館是自助餐或套餐，有的餐館種類繁多，西餐、日食、韓餐都有，便於顧客根據自己胃口和喜好選擇，也便於按AA制付款。

當然，中國式桌餐也不是沒有好處，特別是節日親友團聚，十幾個人圍坐在一起，品嘗美味佳餚，氣氛熱烈紅火。這也許是這種形式能長期延續下來的一個原因。

話說遠了，回到AA制上來，在吃飯誰做東發生爭議時，AA制確實開闊了我們的思路，不失為一種好的方式。至於AA制的起源和演變，我沒有研究過，這裏就不說了。

## 他年堪笑慰，彩霞滿天紅

——記我所熟悉的張浚生書記

鄭浙民



人生在線

二月十九日下午，在悉尼接到張浚生書記突然病故的噩耗，簡直不敢相信，年三十夜，我電話拜年，他還精神爽朗，笑語盈盈，不禁悲上心頭，淚然淚下。

我與張浚生書記熟悉是從一九八七年開始的。那年初，我從杭州選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人事部工作。張浚生書記早我兩年來港，先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長、副社長、工委副書記。當時，從浙江調港工作的，有兩批八人，而從杭州市過來的，只有我和浚生書記。我們在一個大樓辦公，一個食堂吃飯，還經常一起去看望浙江來的同志。

一九九一年初組織決定調我到辦公廳工作，給他當秘書。這一幹，就是八個年頭。在此期間，我協助他處理日常事務，整理檔材料，出席各項活動，一同外出公幹，一起散步聊天，經歷了香港回歸的風風雨雨。每天相處的時間，少則五至六小時，多則十幾個小時，關係非常密切。

一九九八年四月，中央領導點將，浚生書記從香港重回浙大，擔任新浙大籌備小組組長，四校合併後的校黨委書記。我協助他處理回來的相關事宜後，將工作移交給浙大黨辦副主任孫旭東。我雖不在浚生書記身邊工作，但還有不少人、不少事、不少資訊，通過我轉遞他，還經常陪他與來杭州的香港朋友見面。浙江大學浚生助學基金會建立後，他讓我也加入，我又成了他的助手，和一份共同情懷的工作。

三十多年的密切相處，我認為浚生書記有這樣一些鮮明的特點：

他的黨性很強，信念很堅定。得知調我給浚生書記當秘書，我是忐忑的。他在香港工委分管宣傳、出版、外事、文體、教育、科技、中英土地委員會等工作，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發言人，活動多、接觸面廣，責任重，不知道能否勝任。張書記和我多次聊天，談他的家庭、經歷，以及他的理想信念。他出生福建長汀，家中排行老么。父親以裁縫等自由職業為生，一九四八年病故後，家境窘迫，他也因此輟學。長汀是革命老區，出過不少老一輩革命家，空軍司令劉亞樓在他的長汀中學讀過書；瞿秋白烈士犧牲前的最後關押地也是長汀中學；他的哥哥，在抗戰期間參加新四軍。他從小目睹國民黨的腐敗，特別是政治上的腐敗。一九四六年，一個當地土豪與一個外來官僚爭當國大代表，競相花錢買選票，最後拔槍相見，把他同學的父親——一個負責選舉登記的書記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於本月十九日辭世，享年八十二歲。大公報資料圖片

官——打死了。家鄉解放後，他才得以重新上學，並成為學校學生會和青年團的負責人，考入浙江大學後，又成為系團總支書記和年級最早的學生黨員。浚生書記是家鄉解放的翻身者，是新中國建立的受益人。樸素的階級感情，多年黨的培養教育，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始終認為，沒有共產黨，他不可能走出長汀，不可能上大學，也不會有今日的成績。他始終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今日之強大，也不會有香港的順利回歸。我與他相處三十年，多次聽他在內部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有時甚至語驚四座，但從不見他在私底下與人非議黨的方針、國家的政策。他寫過一首詩：「理想是大同，典範有周公，他年堪笑慰，彩霞滿天紅。」這既是他工作的座右銘，也是他人生情感的真實反映。一次與啓功先生餐敘，張書記談起他的情懷和這首詩，啓功先生非常讚賞，欣然手書相贈。這字一直掛在他的辦公室。

浚生書記是理工科畢業生，但其文科能力水準與理工科水準不相伯仲。他一九五四年考入浙江大學機械系光學機械儀器專業，一九五八年畢業後留校，擔任教學和科研重任，還參加了南京大學太陽塔專案研究，並榮獲國家科學二等獎。讀中學時，他是個文理兼備的優秀學生，曾獲學校作文比賽第一名。報考大學時，班主任說，以你的文理能力，哪科都不成問題。他回應建設新中國的號召，選讀了理工科。他看書很多，涉及面很廣，記性也非常好，讀過的書，基本不忘；上過的課，仍能琅琅上口。記得有一次跟他出差，我帶了本《水滸傳》在火車上讀。他說他小時候看過，並問我能

背多少書上人物。我雖讀過多遍，也只能記三、四十個。浚生書記說他基本記得。我讓他寫，結果一百零八將，他寫出一百零五個。深厚的文史知識、嫻熟的文字能力，不管在他學校從教期間，還是他走上領導崗位之後，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他自己起草講稿，撰寫社論，修改報送上來的檔、材料和稿件。我們有本《紫荊》雜誌，自創辦首期起，到他離開香港止，從把握方向，表明觀點到修改文字，都一一過目把關，確保雜誌水準。我常對該雜誌負責人說，張社長都成你們的編輯了。

浚生書記待人誠懇，雖是省部級，但從不以官自居，極具親和力。他和我說，官威只能建立暫時的工作關係，而人格的魅力可以建立永恆的工作友情。他最崇拜上世紀四十年代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期間敢與各方交朋友的統戰魄力，最欣賞五十年代周恩來總理與各國交往中不卑不亢外交風格。在港期間，張書記參加了大量各界的社會活動，有社團的活動，同鄉會的活動，文體活動，也有慈善活動，甚至一些右翼團體的活動。張書記認為，這些社團願意邀請中方官員出席他們的活動，表明願意與中方接觸、交流，這正是做工作的大好機會。浚生書記既給香港知名人士扶過靈，也與大牌檔小販握過手；既和梅艷芳、劉德華等明星一起上台搞募捐演戲，也應街頭市民要求一起合影；既給我愛國群團骨幹作報告，也對有疑慮的各方人士作耐心解釋。浚生書記結交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他不要求對方完全同意中方的觀點，只要是擁護祖國統一，香港回歸。

(上)

## 母貓

李憶著



人與事

睡夢中聽到貓叫，是微弱的小貓叫聲，傳自窗外陽台。我立即意識到，該是那隻兩度被棄養的母貓又生產了。

這是牠第幾次在我們家的陽台上生小貓？

頭一次，大概是兩年前吧，總共生了四隻。四隻小貓各有特色，因此我至今仍印象深刻；一隻是純白色的，兩隻是棕黑雜色的，毛色深一點的那隻雙耳有着一圈螺旋般的紋；淺色的那隻背部有一道橫橫的黑紋，像斑馬。另外那隻更特別了，四肢和肚皮全白，白得像雪，可背毛卻純黑，是母親所謂的「烏雲踏雪」。

看着這麼的一窩小貓，我心裏好生歡喜。牠們昂着頭擡着嘴在母貓的懷裏鑽來鑽去，搶着吸吮母貓的奶水。那隻「烏雲踏雪」尤其霸道，一直企圖要擠掉牠的兄弟姐妹，好讓自己佔到個有利的位置，當牠達不到目的時則奮力爬上阻礙到牠的小貓的背部，死死地壓着使其動彈不得。我很驚訝於眼前的這一幕——小家伙，多壞的眼眼啊，佔不到竟不肯讓一下！

母貓是馬來鄰居所養。經我通知，主人趁母貓走開時趕快將小貓全數帶回家。當然了，母貓回來發現小貓不見了，也只好乖乖回家。

鄰居無疑是一家愛貓人。屋前屋後都置有養貓的鐵籠子，其實稱之為籠子並不貼切，應該說小屋才對。不但體積大，四面還圍着紙皮牆，兼蓋有紅藍相間的塑膠布，不但可擋風遮雨，也不怕太陽曬。如此格局，不就是貓屋了嗎，還怎能

稱之為籠子？那麼，馬來鄰居養有多少隻貓？我粗略估計一下，沒有二十隻至少也有十五隻吧。

如此愛貓的人，怎麼就忍心將一隻經歷多次生產的母貓給遺棄了呢？事情是這樣的：鄰居搬走了，貓屋卻沒拆走。我問他們家的女傭怎麼留下貓屋不搬？她說新居一時容不下所有的貓，就暫且留下幾隻，等新的貓屋打造好了再來帶牠們。現時暫請隔壁的菲傭幫忙餵貓。

這期間我不時在樓上看見菲傭在後院一邊餵貓一邊講手機，見到還會向我揮手打招呼。沒講手機時，則安娣安娣地喚我，我便站在陽台上跟她聊幾句。不久她告訴我，貓兒都被接走了。我卻看見母貓還在，獨自在屋前與屋後以很緩慢的步伐走來走去，給我一種神情落寞的感覺。

問菲傭何以母貓沒被一起帶走？她說那不是牠們的貓，是以前對面那家人的，他們搬家時一時找不到貓，說會回來帶牠，卻一直沒回來。

就這樣，母貓被遺棄了，且兩度遭棄養，變成我們社區裏的「野貓」。終日四處遊蕩，把日子消磨在踩着輕輕的腳步，靜靜的遊蕩中。有時遊蕩到我們家門口，出其不意一躍而起，跳上柵門的門墩上，再跳上了屋頂，然後從屋頂跳下陽台的涼棚上。在此一刻，我們家的狗狗可緊張了，如臨大敵；牠撲向涼棚的那面牆，蹦呀跳呀不斷地用前爪拍打牆壁，狂吠不止。

我家狗兒顯然不歡迎牠，更不允許牠越池一步。卻不知怎的，牠竟能在陽台的一隅找到安身之所，並順利產下小貓。而我的問題是：明天，我該怎麼安頓一隻歷盡世態冷暖的母貓，以及牠所帶來的小生命呢？

## 美哉，肩上芭蕾

小 可



如是我見

看文藝表演節目，總會懷着舒暢放鬆的心情，看到水平高超的表演時，更覺得上了一課，收穫格外豐富。看了一幕《肩上芭蕾》，正有這般的心態，藝術家的非凡藝術，切合了「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之言，作為藝術接收者的觀眾如我，不得不由衷向藝術家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香港紅磡體育館上演的一幕《肩上芭蕾》，乃「文化中國 四海同春 揚帆再啓航 香港各界新春晚會」的精彩節目之一。

伴隨着優雅的音樂，女表演者以男表演者的身體作為跳舞「場地」，在其背上、雙肩上、手掌上、頭頂上方之間大跳芭蕾舞，神乎其技。孕育於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一種古典舞蹈，女舞者用腳尖跳舞，是謂芭蕾舞的最大特色。把芭蕾舞浸進了原是街頭賣藝者的雜技中，讓優雅浪漫的芭蕾舞，與驚險刺激的雜技混合

在一起，讓雜技變得優雅高貴，也讓芭蕾舞變得驚險刺激。芭蕾舞，不一定要在廣闊舞台上飛躍；雜技，也未必非要在街頭表演不可。二者有機結合，濃淡相間，天衣無縫，讓人嘆為觀止。晚會場刊介紹為雜技《肩上芭蕾》，以雜技先行，即以驚險刺激為先。

可以想像，如此超高難度的表演，表演者事前一定經過無數次的苦練，過程中有數之不盡的失敗，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除了苦練，還是苦練。男的頂着女的，雖然女的體重比男的輕得多，也還是有一定的負重的，男的手、肩發炎、痊愈，再發炎、痊愈……女的失足，從空中掉下來無數次，跌倒、起來，再跌倒……動作配合之外，也得配合優美的音樂，體態要輕盈，內心要柔和，臉部表情要豐富。當晚的表演者是師從「肩上芭蕾」的首創者、國家一級演員吳正丹和魏葆華的新一代藝術家孫藝娜和楊文通。孫、楊曾獲雜技最高獎摩納哥「金小丑」獎、全國雜技比賽金獅獎首獎，



▲單腳站於肩上，驚險與優美兼備。作者供圖

曾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多國，受到高度評價。文化中國，四海同春，作為香港觀眾，筆者為不難看到國家一級藝術表演而感到無比幸福。